

MEILANDAZHIWEN

管新生著

# 梅兰达之吻



上海人民出版社

管新生著

# 梅兰达之吻

MEILANDAZHIWE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兰达之吻 / 管新生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08-05728-1

I. 梅... II. 管...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4281号

责任编辑 龚维才  
封面装帧 姜明

梅兰达之吻

管新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66,000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5728-1/I. 230

定价 16.00 元

1920年4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伊斯拉的信中写道：

“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

——摘自《犹太人在中国：传奇、史实和透视》

1986年，一批原上海犹太难民提出要在上海虹口原难民收容所旧址建一块纪念碑。

他们拟好的碑文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地区曾有来自纳粹德国的2万难民幸存下来，谨以此碑献给所有幸存者以及施以援助的热情友好的宽宏大量的中国人民。

——摘自犹太文化丛书《上海犹太人》

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参观了上海拉希尔犹太会堂。他在贵宾簿上写道：

“一首诗曾说：‘死亡是从德国来的使节’。我们知道许多被迫害者在上海找到了避难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今天，我们在此向那些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们表达我们的感激与敬意。”

——摘自《犹太人在中国：传奇、史实和透视》

# 目 录

第一章  
夜半神秘客  
1

第二章  
情报军官  
15

第三章  
危险的游戏  
27

目  
录

第四章  
“地中海咖啡酒吧”  
40

第五章  
红粉知己  
53

第六章  
鬼唱歌  
66

第七章  
血色清晨  
80

1

第八章  
《U 计划》  
94

第九章  
月亮长圆  
108

第十章  
人妖之间  
122

第十一章  
两栖人  
135

第十二章  
可怕的“表弟”  
149

第十三章  
脱险  
163

第十四章  
乘火归去  
176

第十五章  
来生缘  
190

# 第一章

## 夜半神秘客

史载：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关系。中犹人民的交往可追溯到公元三世纪——那是在西汉至三国、西晋时期。而据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陈列的一块东汉石碑记载的当时在中国朝廷御林军中任职的一位犹太人事迹，更将中犹人民的最早交往提前到了公元二世纪。其时正为中国的丝绸之路开通之际。

资料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希特勒德国的大规模反犹灭犹运动的势不可挡，迫使千百万欧洲犹太人东逃。而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鉴于当时的种种历史因素，对遭到不少国家和地区拒绝接纳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难民却伸出了援助之手。上海的救济组织庄严而热情地宣告：欢迎犹太难民来上海！

自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攀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三个月后即向犹太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之日起，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止，先后约有3万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其中的2万5千人把上海作为了他们自己的家园，一直生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一部长篇小说描述的便是上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沦为了“孤岛”时期，几位犹太人生死恩怨的故事。而全部的故事是从卡德里先生走下了船舷，步出了公和祥码头开始的，时间是晚上8点37分，一个寒冷的冬夜。

他似乎是最后一位来到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

公和祥码头边的一家小酒店。

临窗一隅的座位上，端坐着一位四十岁左右的汉子，温文尔雅地在举杯独饮，只是他那冷漠而警觉的目光时不时地瞥向窗外朦胧的码头。

不知什么时候，从小酒店门口闪进来了一个头戴礼帽短打装束的黑衣人，脚步轻捷地来到了他的身边，俯身耳语般的道：“酒井大尉，从大连来的船已经抵达码头，乘客们马上就要下船来了。”

酒井的脸上连一丝表情的变化也没有，完全像没听见似的举起了酒杯浅浅地呷了一口，嘴唇轻轻地蠕动了一下：“告诉宪兵队特高科的弟兄们，让他们把眼睛睁得更大一些，绝对不能放过从船上下来的任何可疑人物！”

他的目光闪动了一下：“小酒店外面的马路上留三五个弟兄，等我的信号行动——你可以去干自己的工作了。”

“哈依。”黑衣人低低应了一声，悄无声息地从酒井的身边消失了。

酒井重又端起了酒杯，慢慢地凑向了唇边。

公和祥码头突然热闹起来，下了船的人影一大团一大团地从小酒店门前的马路上飘浮了过去。一霎时，到处都是脚步声、拖行李声和唧哩哇啦的话语声。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切才逐渐归于寂静。

酒井仍在不紧不慢地低斟浅饮。

冷不丁之间，他的目光凝固在刚从码头里出来的两个人身上。

2 那是两个高高大大的白种人。一个西装革履，提着一只精致小巧的皮箱，另一个却是衣衫不整面黄肌瘦，寸步不离地紧随在“西装革履”的身后。如此不般配两个人怎么会混在一起？看起来又不像主仆两人，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他们刚刚走过了小酒店的时候，酒井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小酒



店的门口。随着酒井的一个手势，三五条黑影仿佛一下子从地下冒了出来似的，若即若离地尾随了上去。

才行得七八步，那“西装革履”突然站下了，将手向马路对面一指，对同伴道：“卡德里先生，你好像到家了。”

卡德里抬起头来，这才看到对面马路边上有一小木屋兀立，在摇曳的灯光下是一行用中文和希伯来语分别拼写的大字：“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简称“C. F. A”）和五个小字：“第一接待组”。

一抹欣喜的笑容掠上了卡德里的颜面，他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是的，我是好像到家了——整整的三个月，整整的六千英里长途跋涉呵！意大利的宣战，地中海通道的封闭，穿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到满洲里，坐火车从哈尔滨到大连，再乘船到了上海，呵……”

卡德里几乎要喜极而泣，可是那位“西装革履”却冷冷地打断了他：“我似乎应该提醒你一下，你在我的账单上留下了150美元的欠款；另外，我的钱袋里还有十分好看十分耐用的两万美元在向你频频招手——只要你找到三年来上海的那位帕格尔男士……”

卡德里脸上的所有表情都被一种恭顺谨慎的态度渐渐取代了：“是的，尊敬的鲍尔曼先生，我决不会轻易地忘记你我在船上达成的交易，而且你的赏金又是如此地可观……”

鲍尔曼矜持地点了一下头：“我一定会来找你的。希望再次见面的时候，你能告诉我有关帕格尔——这个可恶的犹太佬的下落！”

说着，他看也没看卡德里向他伸过来准备握别的手，径自向前走了。

卡德里似乎有些自惭形秽地苦笑了一声，发了一会愣，这才向马路对面的小木屋慢慢移动了脚步。

酒井大尉看着消失在小木屋门后的卡德里背影，不觉轻轻摇了一下头，“犹太难民！”

他对那些个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眼下能引起他关注的，倒是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般的鲍尔曼的真实身份，以及他此行上海的目的。

灯影下，随着他慢慢摇动的手势，几团黑影紧紧尾追着鲍尔曼而去……

小木屋里。

卡德里一进门，迎头碰面撞上的便是两张笑吟吟的中国人的脸。一个魁伟的小伙子和一位漂亮的小姐。

小伙子接过了他递上的由“满洲帝国政府”发放的“登陆许可证”，只扫了一眼，便一把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卡德里先生，我们欢迎你来到上海！一路上，你辛苦了！”

卡德里的心口一热，竟然答不上话来。

小伙子向姑娘看了一眼，笑了：“认识一下，我叫姜泰山，是这儿的负责人。她嘛是袁月亮小姐，我的助手。”

袁月亮也向他闪露了一个十分温馨的笑靥：“卡德里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尽量为你安排，满足你的要求的。”

卡德里为这一番热忱的话语激动得只是连连点头，好久才松开了姜泰山的手，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起来：“如果，如果我要找一个两年前来到上海的犹太姑娘，不知你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

姜泰山和袁月亮互相对看了一眼，似乎面有难色：“来上海的犹太人太多了，这个好像……不过，我们一定会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为你去打听的。”

话音未落，卡德里已经将一张照片递了过来：“这就是我想找的人，她叫梅兰达……”

“唔，原来是这样一位可爱的大美人！”姜泰山才接过照片，便大声叫了起来，“你不远千里来到上海，为的就是找她吧？看起来你们中间一定有一个十分美丽的故事！”

卡德里的心里一霎间已然涌满了幸福：“是的，我们是在一起度过了孩提时代和少年时代，那完全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我们彼此都很喜欢和对方在一起……可是，”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了下去，脸上一闪即逝的光芒已被巨大的悲哀淹没了，“可是两年前，我们被迫分开了——我们两家绕道意大利出海逃亡，途中不幸被盖世太保抓了回去，关进了集中营，只有梅兰达侥幸脱逃，后来才听说她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中国上海……”

姜泰山不无同情地叹了一口气：“卡德里先生，我很希望为你的悲惨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我没有搞错人的话，那么你这张照片上的小姐我不但知道她的下落，而且我们彼此认识……”

“什么？”卡德里几乎不敢相信地惊呼出声，“你认识梅兰达？”

“对，我们都认识。”袁月亮在一旁点了点头，“刚才我一看到照片便认出是她。”

“你们快告诉我，她现在在哪里！”卡德里顿时让这从天上掉下来的惊喜给轰击得晕头转向了，竟一把抓住了袁月亮的手忘乎所以地大叫起来。

直到袁月亮忍痛不过地叫出了声，卡德里才清醒过来，忙不迭地松开了手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姜泰山笑了：“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其实你卡德里先生又何必那么着急，梅兰达小姐工作的地方离这儿并不远，就在百老汇路上（今大名路）一家犹太人开的‘地中海咖啡酒吧’当招待，对了，她现在一定还没有下班，酒吧常常要开到夜半时分。”

卡德里偏偏是心急要吃热豆腐，转身便向门外走：“麻烦你们带我

去好不好？”

袁月亮当即喊住了他：“请你先办好有关的手续——不然的话，你会遇上麻烦的！”

卡德里这才老大不情愿地回到了办公桌旁，开始填写起那些有着无数个栏目的表格来。

填着填着，他忽然又抬起了头：“姜泰山先生，你刚才说的那家‘地中海咖啡酒吧’是犹太人开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它的老板是谁——也许我也认识他呢。”

姜泰山点了点头，随随便便地吐出了五个字：“帕格尔先生。”

“啪”地一声，卡德里手里紧握着的笔落在了地上。

帕格尔？

呵，帕格尔！

这一回的卡德里是完完全全地呆住了。他张大了嘴巴似乎想喊些什么，然而却偏偏连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谁也不会知道，此刻在他脑海里轰响着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名字：鲍尔曼！还有一大把闪闪发光的银子：两万美元！

可惜的是卡德里并不知道，此时此刻的鲍尔曼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酒井大尉为他设下的黑色陷阱中去了……

鲍尔曼撇下了卡德里之后，行不上十数步，他的第六感觉便清晰地告诉了他，他的身后出现了跟踪盯梢的“尾巴”。

6 一丝冷笑掠过了他的唇边。近几年来，类似的节目在他的身上已经反复上演过多次了。他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新到一个地方，总是会引来这些嗅觉灵敏的特工们的注意？好在自己也不是头一遭见识这些人的嘴脸了，他们愿意玩，那么就陪他们玩上几圈吧。

鲍尔曼绝对不是初涉江湖道的雏儿，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所

以他不但没有回头，而且连脚步都没有半点迟疑，依然是那么自如那么潇洒地向前迈去。

一切都很正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也都不会发生。

一辆黄包车“丁丁当当”地迎面而来，鲍尔曼一举手便拦下了，边抬腿跳了上去边道：“去火车站！快！”

当车夫将黄包车拉得飞快的时候，鲍尔曼悄然地回了一下头，顿时只觉得心里一沉；但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不紧不慢地跟在了身后！

他当即明白了，看来自己是很难甩掉这些“尾巴”的纠缠了。

黄包车在夜晚的马路上飞快地跑着。

鲍尔曼突然开了口，他的话音里充满了不安和惊惶：“车老板，我遇上麻烦了，不能直接去火车站——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摆脱后面那辆跟踪的小轿车？求求你了！”

鲍尔曼早在到达这个东方大国的时候就详尽地阅读过有关它的资料，这个民族淳朴的民风和对外来侵略者的仇恨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黄包车夫没有回答。

“后面小轿车上是日本人的特务呵，求你帮帮忙了！我，我可以付给你更多的车钱！”鲍尔曼吃不准车夫的态度，只能搬出了最后的“王牌”。

黄包车夫依然没有回答，只是躬下身子将车拉得更快了。

鲍尔曼在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纵使你这黄包车插上了翅膀，又如何能够甩得掉身后那现代化的小轿车？

正这么想着，冷不防那黄包车来了个急转弯，紧接着又是一个急转弯，一头扎进了一条黑洞洞不见灯火的弄堂里去了！

连续两个急转弯，将个鲍尔曼的身躯从东摔到了西，又从西摔到了东，正当他被摔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他听到了弄堂外小轿车飞驰而过的

声音。

黄包车的轮子没有停下。在黑暗的弄堂里左一个拐弯右一个拐弯，直拐得鲍尔曼再也分辨不清东南西北了。看起来这位黄包车夫对这儿的地形简直熟悉得到了了如指掌的地步了。

正当鲍尔曼暗自庆幸时，黄包车停住了。

“先生，你可以下车了。”黄包车夫的声音响了起来。

鲍尔曼提起手提箱下了车，这才发觉黄包车正停在两条小弄堂交叉的十字路口。

他从口袋里取出了两张钞票递了过去：“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黄包车夫仔细地看了看他，伸出手来，只取走了一张钞票：“先生，这一张已足够付你的车费——你可以从右边的这条弄堂出去，出了弄堂是东百汇路，马路的对面有一家小旅店，你可以先去住店，这么晚了在马路上行走是会有麻烦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遇上麻烦了。”

黄包车夫走了，拉着他的黄包车拐进左边的小弄堂里去了。

鲍尔曼站在那儿，久久地没有挪动一步。这神秘的东方大都市，这下层社会的敦厚的车夫，给他留下了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印象。

良久，他才转过身去，按照黄包车夫为他指点的方向走去。

出了弄堂，果然是一条马路，马路的对面果然有一家小旅店。

鲍尔曼犹豫了一下，决定不去这小旅店投宿，还是拦一辆出租车去他的堂叔家，堂叔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这么想着，便转身沿着马路朝前行去。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偏偏就是没见到一辆载客车，哪怕是黄包车也没有。正当他在一条丁字形路口徘徊的时候，蓦听见一阵尖利的刹车声，一辆似曾相识的黑色轿车在马路对面停下了。

鲍尔曼突然惊醒，转身便跑。

车门一响，霎时跳下了几个黑衣人，边向马路这边奔来，边高声大

叫：“站住！再跑就要开枪啦！”

鲍尔曼拎着个小皮箱，不要命地朝前直奔！

冬夜的寒风，肆无忌惮地撕扯着他的脸，直割喉咙。

蓦然，一条弄堂出现在了他的身边。他不假思索地便冲了进去！

放马直冲了三五百步，他陡然站下了——迎头碰面撞上的居然是一堵足有两人多高的大墙！

天哪，他原来跑进了一条死弄堂！

鲍尔曼面向着这阻断了迷路的大墙喘息了好一会，才缓缓地回过了身去。

仅仅看了一眼，他便绝望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暗夜里，在冷冷地向他闪动着凛冽寒光的，是几枝可怕的手枪。

在黑洞洞枪口的后面，慢慢地露出了一张冷森森的脸。

那是酒井大尉。

卡德里和姜泰山几乎在这同一时刻站在了“地中海咖啡酒吧”的门前。

透过玻璃门，依稀能看到里面的情形。客人似乎不能算太多，但好像也不能说太少。三五朋党相聚，七八情侣相拥，给这个寒冷的冬夜增添了一丝暖色。

他们走了进去。

一阵轻捷明快的钢琴声顿时如风起云涌般的将他们紧紧围上了。后来他们才知道，在那个晚上被邀来“地中海咖啡酒吧”演奏钢琴的竟然是著名的犹太作曲家尤利乌斯·许洛士（Julius Schloss，1902—1973）。他被纳粹关过集中营，获释后于1938年来到上海，穷困潦倒，不得不到咖啡馆酒吧间靠拉风琴、弹钢琴糊口谋生。直到1947年才被人荐入国立音专，在作曲系教赋格、配器和作曲。桑桐（后曾为上海音

乐学院院长)等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犹太医生,即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罗生特),1939年从奥地利来上海,这次聚会不久便离沪参加了抗日战争,1945年后曾任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长,被称为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

这时,一位侍者快步向他们迎了上来,还没到跟前便已认出了姜泰山:“姜先生,你是不是要找我们的老板帕格尔先生?”

姜泰山摇了摇头:“谢谢你,我们想见见梅兰达小姐。”

侍者一笑,举起手向后一指。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他们看到了酒吧一隅有一对青年男女正在低斟浅饮,喁喁私语。

姜泰山和卡德里来到了他们的桌前。

那女子一抬头看到了姜泰山,顿时惊喜得眉毛向上飞扬了起来:“哎哟姜先生,你这么个大忙人今晚怎么有空……”

她的话语戛然而断了,因为她突然看到了站在姜泰山身后的卡德里,当即犹如被一道闪电击中了似的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你,你是卡德里……”

“你好,梅兰达,”不知为什么,姜泰山发现卡德里并不如自己想像中的那般欢欣,如果再稍稍留意一下,那么就能发现他甚至有一些郁郁寡欢的神情流露,现在,他便是用这样的毫无幽默感的口吻在问梅兰达:“这一位先生是谁?你好像忘了把他介绍给我们了吧?”

他指的是那位和梅兰达小姐在一起喝酒的一脸英气的小伙子。

梅兰达微微愣了一下:“哦,他叫乔森,一位美国海军军官,是这儿的常客,也是我的好朋友。”

10 乔森一脸笑容地站了起来,把手伸给了卡德里:“很高兴认识你,常常听梅兰达小姐提起你,祝贺你们今天能够重逢!”

卡德里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谢谢你的祝贺。不过,我很有些了解



你们美国人，在爱情方面常常浪漫得不负责任，是不是这样？”

姜泰山发觉卡德里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很认真的。

乔森哈哈大笑起来：“你实在是太幽默了，卡德里先生。”

卡德里在徐徐摇头：“不，我的话里没有丝毫幽默的成分……”

乔森一愣，不觉微微有些尴尬地耸了耸肩，松开了手。

梅兰达见势不妙，慌忙插了进来：“卡德里，我……”

卡德里以一个略显粗暴的动作一把将梅兰达拉了过去：“乔森先生，她是我热恋中的女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姜泰山暗自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位卡德里先生的大男子主义很严重，几乎到了无醋不喝的地步。也难怪，谁教他们离别太久了呢？何况梅兰达又是如此地光艳照人。

不料梅兰达却轻轻地推开了卡德里的手：“你有些太过分了，卡德里——你有什么权利、什么理由对我的朋友大叫大嚷？你太不尊重人了！”

“梅兰达，你——”卡德里显然没想到梅兰达会说这些话，不觉有些伤心，“你变了，梅兰达！你是知道我的，我从来就不喜欢别的男人来围着我的梅兰达团团转，献什么殷勤……”

梅兰达轻轻叹了一口气：“你弄错了，乔森不是个献殷勤的男人，他是我的朋友。”

卡德里冷冷地笑了一声：“朋友？我可不希望你有一个美国大兵做朋友！”

乔森的脸色微变：“卡德里先生，请注意你的遣词用语，免得伤了大家的和气。”

“伤和气？”卡德里不禁勃然作色，“你在这里和我的女友喝酒调情，难道不早就伤了我的和气？哼，要不是看在今天晚上我和梅兰达久别重逢的分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想打架？”乔森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恐怕你不是我的对手！千万